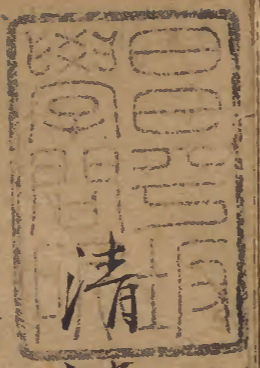


禪海 五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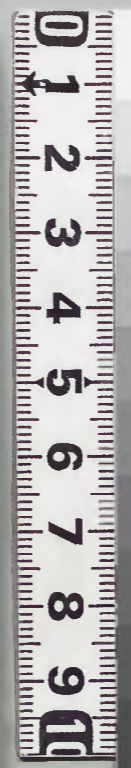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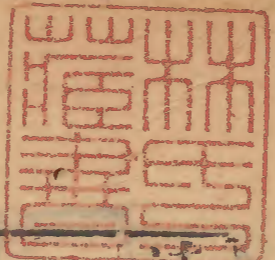
清波雜誌下  
墨客揮犀一

				漢書門
		三一五		
		四七		
一〇〇	冊	架	函號	類

庫文閣內			
三七〇		三一五	漢書
函架	冊	七號	類

庫文閣內	
番號	漢 3157
冊數	100( 57 )
函號	370 44





清波雜志卷之下

宋淮海周輝著

明會稽諸葛元聲校

天下名山洞府河陽府平陽洞台州赤城山玉景洞

一 江寧府華陽洞舒州瀟山司真洞杭州大滌洞昇

州桃源洞常州張公洞南康軍廬山詠真洞建州

武夷山昇真洞南嶽朱陵洞江州馬當山上水府

太平州中水府潤州金山下水府杭州錢塘江水

府河陽濟瀆北海水府鳳翔府聖湫仙遊潭河中

府百丈泓龍潭杭州天目山龍潭華州車湘潭初

朝廷以每歲投龍簡而洞府多在僻遠處其齋送祭醮之具頗以為擾天聖間下道錄院定歲投龍簡凡二十處餘皆罷之輝四十年前於馬當龍祠廊廡下見一碑刻投龍處所視此數頗有增益碑載祭享牲牢香幣樂節為詳乃元豐間江州建立者再過之則亡

張無垢貶南安凡十有四年寓處僧舍未嘗出門戶其一語一言舉足為法警悟後學宏矣其甥子恕哀集語錄十二卷既已刊行其間論語絕句讀者

疑焉蓋公自有語解亦可假此發明與義嘗叩公門人耶曄曄云此非公之文也語錄亦有附會者唐制唯給事得封還詔書富鄭公知制誥日劉從愿妻遂國夫人蒙正女也即奪封罷朝請久之復其遂國封公乃繳還詞頭其命遂寢中書舍人繳詞頭蓋自鄭公始

蘇轍龍川別志

熊克所著九朝通畧書富弼繳還遂國之封實錄本傳不載止見於

事有礙於理亦恐所傳或致訛舛富鄭公薨司馬溫公范仲宣來弔哭公之子紹庭泣曰先公有自封

押童疏一通殆遺表也二公曰當不啟封以聞既  
曰遺表自有常式恐難以元封押進御封可乎押  
可乎東坡作公神道碑止云手封遺表使其子上  
之世莫知所以言者袖中諫草朝天去歐陽公固  
嘗議之

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仕者若守  
此戒則不辱不殆可全始終進退之節頃見洪慶  
善書此語於座屏然晚有南荒之謫蓋亦昧於勇  
退士夫大能明哲保身以全終始者寡矣

嫁女須勝吾家者娶婦須不若吾家者或問其故曰

嫁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婦不若吾家

則婦事舅姑必執婦道安定胡翼之云輝見老先  
生言安定

為此說必有謂豈其男女婚  
嫁用此說皆得所歸而然與

守道為舉子時寓學於南都其固窮苦學世無比  
者交游間嘗以盤餐遺之石謝曰甘脆者亦介之  
願也但日饗之則可若止得一饗則明日何以繼  
乎朝饗膏粱暮厭粗糲人之常情也所以不敢當  
歸之嘗聞富鄭公辭疾歸第以俸券還府府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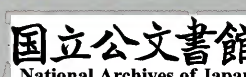
程伊川正叔曰受之固無足議還者亦未為得留之無請可也或曰餽食美意也受而不食可也却之近名也

歐陽公為西京留守推官事錢思公一日羣游嵩山取穎陽路歸暮抵龍門雪作登石樓望都城次忽烟靄中有車馬渡伊水者既至乃思公遣厨傳歌妓且致俾從容勝賞毋還歸之意思公既貶漢東王丈康公晦叔為代一日訝幕客數游責曰君等自比寇萊公何如萊公尚坐奢縱取禍衆不敢對

公取手板起立曰以其論之萊公之禍不在杯酒在老不知退爾四座偉之是時文康年已高為之動故歐公六十五即休致門生或有言公德望為朝廷倚重且未及年豈容遽去公荅曰某平生名節為後生猶畫畫唯有早退以全晚節豈可更被驅逐乎以是知公未老告歸蓋以文康公為戒且踐疇昔之言也或云歐公游穎陽見山中石壁上

丹書神清洞即此時也時尚書祠部員外郎直賢院通判河南府謝希深絳

與諸公諸公皆以王事從嵩山之游謝有二書抵海聖前歷叙登覽之勝梅谷長篇時明道元年九



也月

一小說名默記內一條云尹師魯性高而褊中洛中與歐梅諸公同游嵩山師魯曰遊山須是帶得胡餅爐來方是游山諸公咸謂遊山貴真率豈有此理諸公羣起而攻之師魯知前言之謬而不能勝諸公遂引手扼吭諸公爭救之乃免輝見前輩云一時失言有所不免若曰愧而扼吭無是理也著默記者亦不當書此

洪駒父集侍兒小名三卷王性之續一卷好事者復

益所未備雖曰擇之不精采摭未盡亦足為尊俎諧譎之助士大夫昵裙裾之樂顧侍巾櫛輩得之惟艱或得一焉不問色藝如何雖資至凡下必極美稱名浮於實類有可笑者豈故矜衒特價平日妄想不足則夸爾或謂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總宜之名為佳特恐無敢承當者

性之之子  
明清云先公與洪去公共成此編非駒父之所續也意此語當得其實輝傳本誤矣

趙忠簡公平政日使臣關永堅亦西人趨承云久乃丐官淮上貧不辦行欲質息女公憐之隨給所須

永堅乞納女公卻之請力不得已姑留之後永堅  
 解秩還公一見語之爾女無恙堅謂宿逋未償公  
 笑不荅且助資送費囑求良配遂歸監平江梅里  
 鎮宗室汝霖女言雖累年日侍丞相巾櫛及嫁尚  
 處也汝霖與兄泗州王伯路厚語其詳王云前輩  
 於此等優為之特今之人為難能司馬溫公會魯  
 公各有事似此一時傳於世文不載

江南自初春至首夏有二十四番風信梅花風最先  
 練花風居後輝少小時嘗從同舍金華潘元質和

人春詞有捲簾試約東君問花信風來第幾番之  
 句潘曰宮詞體也語太弱則流入輕浮又嘗和人  
 蠟梅詞有生怕凍損蜂房膽瓶湯浸且與溫存着  
 規警如前朋友琢磨之益老不敢忘潘墓木拱矣  
 山谷云野艇恰受兩三人別本作航航是大舟當以  
 艇為正今所謂航船者俗名輕舠如航湖亦為常

談張景陽七命載在文選有汎二翼汎中  
 汎之句所謂三翼皆巨戰船非輕舟也

秦少游發郴州及顧有所屬其詞曰霧失樓臺月迷  
 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

裏斜陽暮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  
 柳江幸自繞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山谷云語意  
 極似劉夢得楚蜀間語淚濕欄杆花著露愁倒眉  
 峰碧聚欄杆淚臉也見郭侯家傳愁倒眉峰碧聚乃乘思越人想黛眉愁聚春碧此  
 恨平分取更無言語空相覷斷雨殘雲無意緒寂  
 寞朝朝暮暮今夜山深處斷魂分付潮回去毛澤  
 民元祐間罷杭州法曹至富陽所作贈別也因是  
 受知東坡語盡而意不盡意盡而情不盡何酷似  
 少游也

蘇東坡云如人善博日勝日負王荆公改作日勝日  
 貧坡之孫符云元本乃日勝日貧呂正獻尤不喜  
 人博有勝則傷人敗則傷儉之語

了齋陳瑩中為太學博士薛昂林自之徒為正錄皆  
 蔡卞之黨也競尊王荆公而劾排元祐禁戒士人  
 不得習元祐學術卞方議毀資治通鑑板陳聞之  
 因策士題特引序文以明神宗有訓於是林自駭  
 異而謂陳曰此豈神宗親製耶陳曰誰言其非也  
 自又曰亦神宗少年之文耳陳曰聖人之學得於



天性有始有卒豈有少長之異乎自辭屈愧嘆遽  
以告下下乃密令學中敞高閣不復敢議毀矣毀  
通鑑非細事也諸公未有紀之者止著於了齋遺  
事中國子監舊有安定胡翼之祠紹聖初自爲博  
士聞於朝徹去

客言蘇伯昌初筮長安獄掾令買魚飼猫乃供猪觀  
腸詰之云此問例以此爲猫食乃一笑留以充庖  
同寮從而逐日買猫食蓋北品味止以羊爲貴

詔賜楚州孝子徐積絹三十匹米三十石積從胡瑗

學一見異待之嘗延食中堂二女子侍立將退積  
問曰門人或問見侍女否何以答之瑗曰莫安排  
積聞此言省悟所學頓進此段不但見於諸公紀  
聞亦載在哲宗實錄乃元豐八年事也豈警後學  
要妙在莫安排三字故史臣從而書焉徐字仲車  
仲車雜著數十條臨川山陽板行其一云陳力就列  
不能者止近世拜官徒爲飾詞已足恥矣而朝廷  
又爲之曰至某官乃得辭免是教人爲僞也其兩  
府有除拜未受命必先押入其名已不正蓋賢者

以禮進以義退既可押入必可押出此固然矣但  
立法有素豈易頓革柄臣爲國具瞻旣膺大拜不  
能偃然卽當其任故三辭再辭次及從官臺諫一  
辭而已此豈由衷特拘以法其不能辭者豈官微  
任輕進不係時之重而然歟兩府初除固已受命  
特未受告耳凡降旨日下供職者皆未受告也  
食無精糲饑皆適口故善處貧者有晚餐當肉之語  
輝家與宗室通婚姻常赴其招家家類留意庖饌  
非特調芼應律令且三字爛熱少爛則易於咀嚼

熱則不失香味少則俾不屬餓食而飫後品輝項出  
疆自過淮見市肆所售羊邊甚大小者亦度重五  
六十觔蓋河北羊之胡頭有及百觔者驛頓早晚  
供羊甚腆旣苦生硬且雜以蕪荑醬臭不可近若  
用前二說製以餉客豈不快屠門之嚼哉王荆公  
解美字從羊大謂羊之大者方美而東坡亦有翦  
毛胡羊大如馬誰記鹿角腥盤筵之句山谷簡何  
斯舉治具待客亦謂軟爛則宜老人豐潔則稱佳  
客今日蔬食起權輿之嘆說食經而偶及此

輝自四十以後凡有行役雖數日程道路倥傯之際  
亦有日記以先人晚苦重聽如幹蠱次敘旅泊淹  
速親舊安否書之特詳用代縷縷之問記向年貨  
田句金不遂取塗三茅得新刊山圖而歸濡滯良  
久殊失倚門之望因思昔淵才久出其家日望其  
歸歸止攜一布囊人謂其間必珍貨也後數日會  
親戚啓囊乃歐陽公新修五代史藁數帙李廷珪  
墨一笏而已輝用此書於日記後先人爲之一笑  
自隆興癸未至紹熙辛亥恰一世伏書泫然

士立之詩話書張宋古自堂後官守登州祈雪獲應  
一判官以詩爲質宋古曰玩我欲繳進爲人勸止  
先人任饒幕與邵武黃堅叟爲代一日郡宴鄱江  
樓黃作木蘭花詞上別乘有監郡風流灌洽之語  
亦貽怒繳申郡牒問風流灌洽實跡黃歷攷古今  
風流灌洽出處辯答甚苦嘗取吏案以觀而得其  
詳要知投獻本求人知又當視其人如何庶不返  
致按劔特未知宋古所謂玩我何說其亦錦衾爛  
兮之類乎

張無盡嘗作一表云魯酒薄而邯鄲圍城門火而池魚禍上句出莊子下句不知所出以意推之當是城門失火以池水救之池竭而魚死也廣韻池字韻注云池水沼也古有姓池名仲魚者城門失火燒死諺曰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白樂天詩有火發城頭魚水裏救火竭池魚失水初不主姓名之說然廣韻所載當有所據

詞頭代王言賞功罰罪若風雷鼓舞天下要當采公論載於訓詞以昭示懲勸其除名官若其人非素所與者必微寓詆誚於一二字中審其人不能此除曷不尋繳還之制顧假命令以快我之好惡其可乎

晁無咎貶玉山也過彭門而陳履常廢居里中無咎出小鬟舞梁州以佐酒履常作小闋木蘭花云娉娉裊裊芍藥稍頭紅樣小舞袖低垂心到郎邊客已知金尊玉酒勸我花前千萬壽莫莫休休白髮簪花我自羞無咎云疑宋開府鐵心石腸及為梅花賦清便艷發殆不類其為人履常清通雖鐵心

石腸不至於開府而此詞清便艷發過於梅花賦矣

元豐己未明略無咎同登科明略所游田氏姝麗也一日明略邀無咎晨過田氏田氏遽起對鑑理髮且盼且語草草粧掠以與客對無咎以明略故有意而莫傳也因爲下水船一闕上客驪駒至鸚喚銀屏睡起困倚粧臺盈盈正解螺髻鳳釵墜繚繞金盤玉指巫山一段雲委半窺鑑向我橫秋水斜領花交鏡裏淡拂鉛華匆匆自整羅綺歛眉翠雖

有悄悄密意空作江邊解珮項在上饒得說於晁族無咎跋云大觀庚寅四月十三日伯比季良無咎集國東之逆旅話此四事季良云可書也伯比季良當是羣從風流醞藉寓諸樂府雖曰纖麗不妨遊戲於盃酒間餘一說乃陳襲爲錢塘妓周子文作四詩詞洪內相已載在夷堅庚志語皆合一餘未詳

建炎初臣僚論帝姬或者謂非姓氏之姬乃姬侍之姬此尤不可豈有至尊之女而下稱姬侍乎若以

爲避忌政和間主字乃主簿書之主非國主家主  
之主也先是主字一切除去民間有無主之說又  
言姬者饑也亦用度不足之識乃詔改正及政和  
二年蔡京三人相時建請改公主爲帝姬郡主爲  
宗姬縣主爲族姬議者謂周姬猶齊姜宋子也是  
時國女改從周姓故靖康初悉罷之

王晉公祐不置田宅曰子孫當各令自立何必田宅  
置之徒使爭財爲不義耳嘗以百口保符卿無異  
志乃植三槐於於第中便座謂其子必有任公自

者文正公其子也較以田宅所得孰爲少多

翰林書待詔請春詞以立春日翦貼於禁中門帳皇  
帝閣六篇其一曰漠然天造與時新根著浮流一  
氣均萬物不須彫琢巧正如恭已布深仁皇后閣  
五篇其一曰春衣不用蕙蘭薰領緣無煩刺繡文  
曾在蠶宮親織就方知縷縷盡辛勤夫人閣四篇  
其一曰聖主終朝勤萬幾燕居專事養希夷千門  
未晝春岑寂不用車前插柳枝春端帖子不特詠  
景物爲觀美歐陽文忠公嘗寓規諷其間蘇東坡

亦然司馬溫公自著目錄特書此四詩蓋爲玉堂之楷式自政宣以後第形容太平盛事語言工麗以相夸殆若唐人宮詞耳近時楊誠齋廷秀詩有玉堂着句轉春風諸老從前亦寓忠誰爲君王供帖子丁寧綺語不須工之句是亦此意頃得玉堂集分爲八帙或云李漢老所編者亦有皇太子府春端帖子

康定二年劉渙奉使入西羌招納唃廝囉族部蕃法唯僧人所過不被拘留資給飲食渙乃落髮僧衣

以行李復圭云耳輝得劉氏四行錄乃渙所紀往返繫日以書甚悉且多篇味雖所至必與蕃僧接且賴其鄉導旣使節辟官屬計事宜結恩信稱詔錫齋茶絲悉用漢官威儀范蜀公東齋記王聖涂灑水燕談皆及渙出使事俱不言祝髮渙字仲章保塞人天聖中以奉禮郎上書請徹簾還政後爲右正言又隨孔道輔論廢后事以工部尚書致仕元豐元年卒

沈隱侯曰古儒士爲文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

字二也易誦讀三也邢子才曰沈隱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宵臆語深以此服之杜工部作詩類多故實不似用事者是皆得作者之奧樊宗師爲文奧澁不可讀亦自名家才不逮宗師者固不可效其體劉勰文心彫龍論之至矣向傳景文筆錄復得一篇名摘粹四十八字如辯碑刻及字音三四條皆互出前所論文見於摘粹爲文奧澁公謂才不逮者不可效其體以是知公所修唐書後學其可妄議

童子厚在相位一日國子長貳堂白三經義已鏤板放行王荆公字說亦合放行合取相公鈞旨子厚曰某所不曉此事請白右丞右丞蔡元度也

熬波之利特盛於淮東海陵復居其最紹興間歲支鹽三十餘萬席爲錢六七百萬緡於以佐國用其利博矣自增置真州一倉遂稍損舊數捍海置堰肇自李唐國朝范文正公稍移其址疊石外國厥後刳缺不常隨卽補治淳熙改元復圯於潮汐時待制張公子正守郡益加板築不計工費唯取堅



實官貨不足陰以私帑益之迄今是賴侍御史李  
粹處全記其成輝是年適在鄉里乃得其實鹽席

錢緡之數

見吳陵志

東坡云昔儼宅於眉一日二婢熨帛足陷於地視之  
深數尺有大甕覆以烏木板先夫人亟命以土塞  
之人謂其下有宿藏物欲出也其後坡居於岐欲  
發地求藏妻崇德君曰使先姑在必不發也乃止  
唐李景遜爲浙西觀察使母鄭早寡家貧子幼居  
東都因古墻壞得錢盈船鄭以炷香祝之曰吾聞

無勞而獲者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  
而賜之則願諸孤他日學問有成乃其志也此不  
敢取命掩而築之二事實相似非智識賢明豈能  
及此然鄭愛幼子景莊每被黜於場屋母輒撻景  
遜終以朝廷取士自有公道不可私囑主司以是  
論之鄭母似有損於賢明

無錫鄉士張公尚字思齊三舍時爲名進士蹭蹬至  
紹興戊辰始預特奏召試待廷對間夢人語之官  
人往和州請衣旣覺叵測有解之和州取衣必是

食祿之地張自念脫或僥倖亦未應衣賜及唱名  
在末等補和州助教始悟衣者醫也爲助教設人  
勸納勅爲後圖張曰神告之矣乃拜命因賦四十  
字以自况老未脫場屋揆才無寸長九重雖射策  
一命不爲郎尚喜衫仍綠仍憐牒是黃活人何不  
可政自有良方竟不需祿而卒

吳長文不喜釋氏父卒不召僧營佛果閭巷常與父  
往還者各贈二緘韓魏公謂事親之際爲尤難建  
安劉同知居留建康薨於官遺戒不事梵唄其家

恪遵治命與化陳丞相當屬續之際亦以手筆示  
其子謂追修無益於逝者豈二公自信平生踐履  
必可升濟初不假薦助冥福抑矯世俗溺信浮屠  
氏之說歟長文名奎嘗參機政於熙寧

古治百里之邑今附其俗尉督其姦故今日明府尉  
曰少府唐之名臣繇尉超遷駟至公卿者不可以  
數計雖陸贄牛僧孺裴度顏真卿李絳皆此塗出  
今銓法以處試吏者腰弓撚箭從事鞍馬巡警阡  
陌餞迎貴臣歛板揖於路左類以麤官目之判司

簿尉不可說未免筮楚塵埃間不特興歎於昌黎  
公

醞法言人人殊故色香味亦不等醞厚清勁復繫人  
之嗜好秦州雪醕著名惟舊蓋用州治客次并蠲  
黃水蠲黃不堪他用止可供釀紹興間有呼匠輩  
至都下用西湖水釀成頗不逮有詰之者云蠲黃  
水重西湖水輕嘗較以權衡得之輝向還鄉郡飲  
所謂雪醕亦未見超勝豈秫米日損水泉日增而  
致然耶抑醞法久失其傳大抵今號兵厨皆有此  
弊不但秦之雪醕也

韓魏公妻弟崔公孺持論甚正公喜與之語偶泛及  
差除公孺忽曰豺狼虎豹虵虺天乃屏置於山林  
深僻之地者蓋恐爲人之害也今監司郡守一失  
選掄置在要路其爲民害得不甚於豺狼虎豹虵  
虺乎公默然凡今廟堂進擬符節次得不鑿公孺  
之論而益精其選

唐路巖爲相密奏應臣下有罪賜死皆令使者剔取  
結喉三寸以進驗其實至是賜巖死乃自懼其醕

行刑之處乃揚收死所蓋收爲巖所陷者本朝盧  
公多遜貶朱崖李符知開封府言於趙韓王曰朱  
崖雖在海外而水土無他惡貶者多生全春州在  
內地而近至者必斃望追改前命亦外示寬貸乃  
置於必死之地趙頴之月餘符坐事貶宣州行軍  
司馬上怒未已令再貶嶺外趙具述其事卽以符  
知春州到郡月餘而卒天道好還其速如是史傳  
所載似此不一姑舉二者以爲世戒

郵亭客舍當午炊暮宿弛擔小留次觀壁間題字感

得親舊姓字寫塗路艱辛之狀篇什有可采者其  
筆畫柔弱語言哀怨皆好事者戲爲婦人女子之  
作頃於常山道上得一詩迢遞投前店颺颺守破  
窻一燈明復暗顧影不成雙後書女郎張惠卿迢  
回程和已滿壁衢信間驛名兌谿謂其水作三道  
來作彡字形鮑娘有詩云谿驛舊名彡煙光滿翠  
嵐須知今夜好宿處是江南後蔣穎叔和之云盡  
日行荒徑全家出瘴嵐鮑娘詩句好今夜宿江南  
穎叔豈固欲和婦人女子之詩特比歸讀此句有

當於心戲次其韻以志喜耳輝項隨侍赴官上饒  
舟行行至釣臺敬謁祠下詩板留題莫知其數劉  
武僖自柯山赴召亦記歲月於仰高亭上末云侍  
兒意真代書後有人題云一入侯門海滄深謾留  
名字惱行人夜來髣髴高唐夢猶恐行雲意未真  
近年上官過僚屬日益簡倨縱有從厚者皆以失體  
之名歸之頃黃徽猷爲漕江東嘗對客言公廳上  
論職事或未免厲辭色若盃酒間詎可無和氣以  
相接晚會徹俎有應循廊者豈有意夕相陪笑語

從容昏夜使其偕執侍者僕僕疾趨者乎當悉俾  
就席次登車且云是亦前輩故事也後得一小說  
韓黃門持國典藩觴客早食則凜然談經史節義  
及政事設施晚集則命妓勸飲盡歡而罷雖簿尉  
小官悉令登車上馬而去黃所云前輩故事其謂  
是耶

唐中和四年時傳獻黃巢及家人首并姬妾僖宗御  
大元樓受之宣問姬妾汝曹皆勳貴子女世受國  
恩何爲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

萬之衆失守宗祧播遷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賊  
責一女子置公卿將帥於何地乎僖宗不復問皆  
戮於市人爭與之酒其餘俱悲慟昏醉居首者獨  
不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劉更生傳列女八  
篇俱著姓氏唐史列女傳亦然而獨遺此若非司  
馬溫公特書於通鑑中則視死如歸應對不屈之  
節卒泯泯而不傳惜其不得姓氏  
時又有大將王緒令軍中無得以老弱自隨犯者斬  
王潮兄弟獨扶其母緒責之曰軍皆有法未有無

法之軍汝違吾令而不誅是無法也三子曰人皆  
有母未有無母之人將軍奈何使人棄其母緒怒  
命斬其母三子曰潮等事母如事將軍既殺其母  
請先母死將士共爲之請方舍之亦以其辭正也  
或免或不免係於一時未幾緒爲潮所擒

唐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弟禮法爲士大夫所宗  
玼常戒其子弟曰凡門第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  
行已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無以見先人於  
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

爲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小有疵類衆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梁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檢僅得比衆人耳古今家誡深切著明孰踰於此蓋有鏤板以曉於世者所謂子弟千百中曷有一二顧省者聽之藐藐則皆是也姑識此以示見輩

人凶非宅古有是語然空閑之廬久無人跡亦有可疑者頃僦數椽芟舍於無錫其屋雖多變恠初不以爲異一夕忽火發於庖屋煙全而焰不起亟升

以撲滅於茅茨下得尺許通紅炭翌日再視其處了無燒痕蓋此舊爲神祠初不知也遂遷他所後其屋卒歸煨燼僦居去留固輕若創建第宅趣於落成歲月方隅或犯所禁且不忖分量唯務壯麗不旋踵自速其釁者多矣爲宰相府頗隘爲奉禮太祝之居則有餘先哲所見乃如此

紹興初先人爲丹徒簿曾魯公丞相時簿領金壇爲僚意好甚篤後曾待浙西帥榦闕權嘉禾新墜稅復相邂逅一日語先人連夕夢有俾更名云名更

方貴會元名偶有所避改後名蓋三十年前已形於夢兆矣自此參大政再登宰席一時寮舊無在者深有推輓意而先人故倦遊但欲廟令以俟老平生往返書尺束如牛腰散失殆盡獨餘許祠祿一帖會素善飲每醉則命徹俎拭案語客曰請卓子喫一服感應在復各舉一大白方散輝幼卽接侍風味高勝晉宋間人也

至和三年劉原父敝使契丹檀州守李翰勞其行役劉云跋涉不辭但山路迂曲自過長興却西北行

六程到柳河方稍南行意甚不快又云聞有直路自松亭關往中京纔十餘程自柳河纔二百餘里翰笑曰盡知所示乃初踏逐修館舍已定至今迂曲後范中濟出奇出使虜道使者由迂路以示廣遠范詰之曰抵雲中有直道旬日可至何乃出此耶虜情得嘿然緣二公素精地理學故毋得而欺輝出疆過白溝日日行六七十里若百餘里窮日力方到或問今日之程行遠答曰此中宿食頓地里遠近初不定蓋亦取夫館舍之便



嘉祐赦敕服綠泣事至十年改緋光祿卿王端建議  
公卿子弟襁褓得官未嘗從事而錫命與年勞者  
等何以示勸請以泣事日爲始遂著爲令時以爲  
當推此類而言亦有合舉行者

廣南黎洞非親喪亦頂白巾婦人以白布巾纏頭家  
有祀事卽以葉標門禁往來人皆文身男女同  
浴故曰冒白鄉風舊標青社酒醑文身老及幼川  
浴女同男近有族人自海外歸詢之曰然

紹興庚辰在江東得蜀人黃大興梅花四百餘闕輝  
續有百餘闕復謂昔人譜竹及牡丹芍藥之屬皆  
有成詠何獨於梅闕之乃采掇晉宋暨國朝騷人  
才士凡爲梅賦者第而錄之成三十卷謀於東州  
王錫老詞以苑名矣詩以史目可乎王曰近時安  
定王德麟詩云自古無人作花史官梅須向紀中  
書蓋已命之矣輝復攷少陵詩史專賦梅纔二篇  
因他汎及者固多取專賦略汎及則所得甚鮮若  
併取之又有疑焉叩於汝陰李選年李曰詩史猶  
國史也春秋之法褒貶於一字則少陵一聯一語

及梅正春秋法也如巡簷索笑滿枝斷腸健步移  
遠之句至今宗之以爲故事其可遐遺非少陵則  
取專賦可也後在上饒梅死爲湯平甫借去湯時  
以寓客假居王顯道侍郎宅不戒於火厦屋百間  
一夕煨燼尚何有於梅死哉梅史隨亦散佚雖嘗  
補亡而非元本歲當花開時未嘗不哦其詩歌其  
曲神交揚州法曹西湖處士懷舊編而訴遺恨焉  
羣赴郡宴甲年少勇於見色甫就席乙以服辭乃命  
徹樂觀謂次甲充乙曰敗一席之權爾也真所謂

不自殞滅禍延過客也賓主爲之烘堂五十年前  
服親喪終制不觴客人亦不敢招置親舊欲相款  
必就寺觀具素饌仍不置酒時謂當然不以爲異  
沿江烽火臺每日平安卽於發更時舉火一把每夜  
平安卽於次日平明舉煙一把緩急盜賊不拘時  
候日則舉煙夜則舉火各三把紹興初江東安撫  
大使李光所請燿生長江南足不涉極邊初未識  
所謂烽火者但讀陸務觀放翁記遊梁觀塞上傳  
烽詩月黑望愈明雨急滅復見初疑雲鑄星又以

山際電亦可想像得髣髴云

龍圖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兼侍讀編修國朝會要  
詳定九域圖志編類玉筆禮制局詳議官蔡攸奏  
臣伏奉聖恩差冬祀大禮陛輅執綏十一月五日  
陛下御玉輅自太廟出南薰門至玉津園伏蒙宣  
諭臣曰玉津園東樓殿重復是何處臣奏以城外  
無樓殿恐是齋宮陛下曰此去齋宮尚遠可回顧  
見雲間樓臺殿閣隱隱數重旣而審視其樓殿去  
地數十丈卽知非齋宮俄頃陛下又謂臣曰見人

物否臣卽見有道流童子持幢幡節蓋相繼而出  
雲間人漸衆約千餘人皆長丈餘有輅車輿輦多  
青色駕者不類馬狀若龍虎及輦後有執大枝花  
數十相繼雲間日色穿透所見分明衣服眉目歷  
歷可識人皆戴冠或有類今道士冠而稍大者或  
若童子狀皆衣青紫黃綠紅或淡黃杏黃淺碧望  
之衣上或有繪繡或乘簡或持羽扇前後儀衛益  
衆約數千許人迴放於東方稍南人物異常旌旗  
飛翻飄轉所持幢節高數丈非人世所覩移刻或

見或隱又頃乃隱不見此蓋陛下恪祗祀事追述  
三代作新禮器上體天道秉執元圭齋服盛明嚴  
恭寅畏天意感昭神明降格示現如此伏望宣付  
史館播告天下太師蔡京等奏乞率百僚稱慶明  
廷奉御筆依奏繼降詔曰朕自承丕基夙夜祗若  
惟道是憲惟上帝是承消選休辰恭修祀事備物  
盡志成秩無文荷帝博臨如在其上旌旗輦輅冠  
服儀仗見於雲際萬衆咸睹惟天人之感通有形  
聲之相接靈承對越敢不祗欽可以其日爲天應

節用端命於上帝以昭答於神休咨爾萬邦其體  
至意時政和三年也輝自省事卽見丈人行談此  
事頗略茲得其詳因書以示欲知者先人云所書  
亦有潤色在當時已多有議之者豈亦出神道設  
教乎

輝嘗見父友許志康宦論太素脉謂可卜人之休咎  
因及治平中京師醫僧智緣爲王荆公診脉言當  
有子登科甲之喜時王禹玉在坐深不然之明年  
雱果登第緣自矜語驗詣公乞文以爲寵公爲書

曰妙應太師智緣診父之脉而知其子有成名之  
 喜翰林王承旨疑古無此緣曰昔秦鑿和診晉侯  
 之脉知其良臣將死夫良臣之命尚於晉侯脉息  
 見之因父知子又何恠乎所書大略如此許云非  
 荆公之文特其徒假公重名矜衒以售其術耳

常從王部經理洮河邊事亦  
 常及對診御脉命以官不就

徽宗嘗命米芾以兩韻詩草書御屏次韻乃押中字  
 行筆自上至下其直如綫上稱賞曰名下無虛士  
 芾即取所用硯入懷墨汁淋漓奏曰硯經臣下用

不敢復進御臣敢拜賜又一日米回人書親舊有  
 密於窻隙窺其寫至芾再拜即放筆於案整襟端  
 下兩拜三學多士皆知其說

孫少章老請益於歐陽公公曰此無他唯勤讀書而  
 多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書  
 出必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  
 多作自見之孫書於座右

鄭顧道侍郎居上饒享高壽輝不及識也嘗見其除  
 夕小詩親筆可是今年老也無兒孫次第飲茶蘇

一門骨肉知多少日出高時到老夫

胡德輝蒼梧志云或問茶

酥事於鮑欽山鮑日平屋謂之酥酥若今幕次之類往往取其少長均平之義

番江寓客趙叔簡編修宣和故事家藏東坡親書歷

數紙益坡為郡日當直司日生公事必著於歷當

晚勾消唯其事無停滯故居暇日可從詩酒之適

欲將公事湖中了見說官閑事亦無乃秦少章所

投坡詩蓋狀其實

輝頃侍鉅公語及常產公云人生不可無田有則仕

宦出處自如可以行志士則仰事俯育麓了伏臘

不致喪失氣節有田方為福蓋福字從田從衣雖

得此說三十年竟無尺土歸耕老而衣食不足福

基淺薄不亦宜乎

舒直知諫院言中書檢正張商英與臣手簡并以其

壻王瀉之所業示臣商英官居宰屬而臣職在言

路事涉于請不敢隱默其商英手簡二紙并瀉之

所業一冊今繳進詔商英落館閣校勘監江寧酒

初舒為縣尉坐手殺人停廢無盡為御史言其才

可用乃得改官至是乃爾士論惡之同時呂吉甫

亦繳王荆公私書彎弓成俗亦何足多恠

元祐間寶文閣直學士中大夫李文純知開封府解  
宇遺火降左中散大夫近歲臨安府偶失所戒守  
臣自列貶秩免所居官其亦用此故事耶

政和二年待制李諫進蟾芝上曰蟾動物也安得生  
芝聞大相國寺市中多有鬻此者爲玩物耳諫從  
臣何敢附會如此命以盆水漬之一夕而解竹釘  
故楮皆見於是責諫以罔上安置焉又巳亥冬祀  
南郊方登壇樂作使人推數小車載火出於遠林

左右爭獻言爲異指點闕然大司樂田爲押登壇  
歌壇上大呼曰田爲先見而上亦不責也時所謂  
祥瑞亦有類此者而蔡條尚有山產碼碯水晶地  
布醴泉芝草夸大其父相業父子之罪通天亦何  
辱書

蔡忠懷持正初仕邠州理掾屬韓康公宣撫陝西喜  
其所撰樂語全用韓氏事薦之康公弟持國尹開  
封辟主左廂公事後尹劉公庠責蔡廷叅蔡曰此  
禮起於藩鎮辟除掾屬輦轂之下比肩事主雖有

故事亦不可用劉不能屈神宗聞而嘉之劉乃補外忠懷為小官所守如此今州縣吏見長官典謁以例告違背禮制者多矣一說神宗既嘉確之不除官上日只用不肯增拜見開

封府尹者遂除確監察御史

紹興十一年程克俊進呈乞以貢院所考合格宗室善能特令附正奏名殿試以示勸獎從之高宗曰天族之貴溺於燕安往往自陷非法若以邦典繩之則非所以示敘睦之恩置而不問又無以立國家之法唯擇其好學從善者稍加崇厲以風厲其

餘是亦教化之術也宗室取應賜出身自此始善能居無錫惠山與輝居為鄰其後三四任州縣以

選調終

蘇丞相子容因臺評去位時左司諫虞策言蘇頌罷相臣備言職朝廷進退宰相宜有論列而臣竊自念頌於元豐年曾薦舉臣在臣之心誠恐近薄有犯夙誼以此不敢入文字臣之尸職無所逃誅云云議者謂奏疏自列略無隱情當是時風俗忠厚頌如此夷堅庚志書謝誠甫祖信任南牀日論趙忠



簡公不遺餘力而謝為趙之上客豈逼於言責不暇顧私恩所見與虞異矣

大父有手禮藥方乃用舊門狀紙為策積見元祐間雖僧道謁刺亦大書謹祇候起居某官伏聽處分或云謹狀官稱不遜呼紹興初士大夫猶有以手狀通名止用小竹紙親書往還多以書簡莫非親筆小官於上位亦然自行劄子禮雖至矣情則友疎司馬溫公嘗言與貴官書簡有采紙數過三皆不謹又云居處隨用所出紙劄未嘗他求所書止

一二幅世多石本可見也

歐陽公與梅聖俞書亦有日夕匆匆非采書簡

寫門刺未嘗親筆視之語

歐陽文忠公詩話國朝浮圖以詩名世者九人故時有集號九僧詩今不復傳矣余少時聞人多稱其一日惠崇餘八人忘其名輝昔傳九僧詩劄南希畫金華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汝州簡長青城惟鳳江東宇昭峨眉懷古并淮南惠崇其名也九僧詩極不多有景德五年直史館張亢所著序引如崇到長安人游曲江少入未央深之句皆不載

以是疑爲節本崇非但能詩畫亦有名世謂惠崇  
小景者是也畫史紛紛何足數惠崇晚出吾最許

荆公詩云爾

數十年前僚屬有能文者監司郡守委作牋記遇有  
所囑必親作簡致叩教官被公牒撰應用文字亦  
親署名封達近時此禮俱廢但書司作承受傳導  
公牒則若常程行移至有牒請詔會不請有違之  
語上官體貌益崇學士大夫浸失自重此其一也  
紹興間先人官鎮江時錄參王敏功告殂師守李

茂嘉寶文率僚屬往其廨哭之近年豈復有此氣  
象

舍弟昭達厚熙壬寅承長洲沿檄往海鹽回程次吳  
江見岸旁漁舟取龜板用銛刀剗其肉最爲殘酷  
小人牟利忍於物命不恤也詢之一枚纔直一二  
錢惻然動心以一千得大小五百六十餘枚貯於  
竹籬度去漁舟差遠取數枚實於版舟行旋取旋  
放益恐僕隸輩用力拋擲或墮沮洳中反傷其生  
半日方竟事到家其婦唐迎謂曰昨夢甲士數百

清江雜志 卷一  
人入門云荷官人見宥各聲諾而去殊不可曉初  
不知曾縱龜也告以故相與嘆息自爾凡遇鱗介  
鮮活者常取以善價俾相忘於江湖迄今毋怠  
櫻桃抄乳酪正雨厭肥梅風吹吹籜咸瞻格天閣見  
十眉環侍爭鳴絃索茶甌試瀹更良夜沉沉細酌  
問間生此日爲誰曾向玉皇案前持橐龜鶴從他  
祝壽未比當年陰功堪託天應不錯教公議細評  
泊自和戎以來謀國多少蕭曹衛霍柰胡兒自若  
唯守紹興舊約闕士朱耆壽字國箕爲秦伯和侍

郎壽朱久游上率博洽能文一時諸公皆知之以  
累舉得官監臨安赤山酒年八十餘而終

監安上門光州司理叅軍鄭俠上疏言去年大蝗秋  
冬亢旱今春不雨麥苗乾枯黍粟麻苴皆不及種  
五穀踴貴民情憂惶十九懼死迺移南北困苦道  
塗方春斬伐竭澤而漁大營官錢小營升米草木  
魚鼈亦莫生遂夷狄輕肆敢侮軍國皆由中外之  
臣輔佐陛下不以道以至於此願陛下開倉廩賑  
貧乏有司掊歛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庶幾早召和

氣上應天心以延天下蒼生垂死之命君臣際會  
貴乎知心以臣之愚深知陛下愛養民庶如赤子  
故自卽位以來一有利民便物之事無不毅然主  
張行之陛下之心亦願人人壽富而中外之臣略  
不推明陛下此心乃恣其叨憤剝割生民侵肌及  
骨使之困苦而不聊生夫陛下所存如彼羣臣所  
爲如此臺諫之臣默默具位而不敢言事至於規  
避百爲不敢居是職事凡百執事又皆貪猥近利  
使懷道抱職之士皆不欲與之言不識時然耶陛

下有以使之然耶臣又見南征西伐皆以其勝捷  
之勢山川之形爲圖而來無一人以天下憂苦貨  
妻賣女父子不保遷移逃走困躓於藍縷拆屋伐  
桑爭貨於市輸官糴粟遑遑不給之狀爲圖而獻  
臣謹以安上門日所見繪爲一圖百不一及已可  
咨嗟涕泣而况於千萬里之外哉謹隨狀呈奏如  
陛下觀臣之圖行臣之言自今以往至於十日不  
雨乞斬臣於宣德門外以正欺君慢天之罪如少  
有所濟亦乞正臣越分言事之刑初不得卽達乃

作邊檄夜傳入禁中時未洛失律上方西顧檄至  
不敢遏秉燭啓封見圖畫饑民纍纍然莫測繼知  
爲諫疏乃詔鄭俠勒停編管汀州視當時諸公所  
上封事雖最切直或謂凡人論天下利害所貴卽  
悟主意罷行之若言語太訐使人主有不能堪而  
自取譴斥亦何補於事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  
諫從橋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汚車輪陛下  
不得入廟矣元帝不悅先驅張猛進曰乘船危就  
橋安聖主不乘危元帝曰時人不當如是耶以是

知諫有取於諷也俠字介夫福州人書既上或謂  
中有主之者故興詔獄俠改徙英州辭連馮京王  
堯臣丁諷等亦及責王安國除毀放歸田里皆由  
呂惠卿與安國凡有隙故入其罪熙寧十年手詔  
英州編管人鄭俠元犯無上不道情至悖逆貸與  
之生已爲大惠可未不移時以有司用赦應量移  
鄂州故也於刑房官吏皆被責罰

又一說上覽俠書遂詔學士承旨韓維知開封府孫  
永體量免行錢三司使曾布體量市易又發常平

倉及放商稅而青苗免役亦權罷催凡一十八事  
繼下詔曰朕於致治政失厥中自冬沆春衍陽爲  
沴四海之內被災者廣意朕之聽納不得於理歟  
訟獄非其情賦歛失其節忠謀讜言鬱於上聞而  
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歟中外臣僚直言闕政  
詔文維所草也初司馬光自判西京留臺以歸絕  
口不論時事至是讀詔泣下乃復陳六事一青苗  
二免役三市易四邊事五保甲六水利云

先人罷信希暫寓法曹廨房室間忽地陷尺許微露  
棺和亟遷避他宇扣於州之耆舊皆言下及古冢  
素多影響向有法曹黃姓者具牲酒自作數語祭  
之方圖擇高爽地以改卜是夕夢一偉丈夫來致  
謝且云陵谷變遷何常業久處此望相安存輝因  
思自謝惠連祭冥漢君之後多倣其體曾文昭子  
開亦有瘞瓦棺文上饒寓公尹少稷諫議常稱高  
妙可配東坡徐州祭枯骨之作元祐七年正月南  
京濟南湖得瓦棺五長者纔三尺餘濶不踰尺厚  
不及寸瓦有從文初若堅緻觸之皆壞留守曾肇

既往視之命遷瘞於湖之東南若干步高阜之地  
祭以酒果按禮有虞氏瓦棺夏后氏聖周商人棺  
槨周人墻置窆周人以商人之棺槨葬長殤以夏  
后之聖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  
之殤此棺其葬殤者歟乃弔之曰虞耶夏耶商周  
之人耶勢耶富耶抑賤而貧耶生於何鄉幾晦朔  
瘞於此地幾春秋耶壽夭於共盡老聃彭祖與  
子其均耶在爲藏而水爲宅豈不復子之貞耶改  
卜高原既深且固於子爲戚抑爲欣耶有知也耶  
無知也耶尚有知也其肯舍故而從新耶亦載在

曲阜集

淳化五年翰林學士張洎獻重修太祖紀一卷以朱  
墨雜書凡躬承聖問及史官採摭事卽以朱別之  
神宗正史類因詆誣而非實錄厥後刪改亦有朱  
墨於世其用淳化故事云

邵康節居洛陽宅契司馬溫公戶名園契富鄭公戶  
名莊契王郎中戶名若使今人爲之得不貽寄戶  
免科誦之譏乎或謂田宅乃三公所予者特未知

王之名當亦是元祐間人

貼職初止有集賢殿修撰直龍圖閣祕閣三等耳政和間詔謂天下人才富盛赴功趨事者衆官職寡少不足褒延多士乃增置集英右文祕閣修撰三等龍圖至祕閣之名等仍入雜壓自昔直祕閣例過稱龍圖蓋直閣之名舊纔有二集英卽集賢也端拱二年河南府言前郢州刺史穆彥璋以愛子死不願生挺身入山林飼餓虎異哉喪明尤天古錐有之此則世未嘗有也見太宗實錄

頃年朝廷遣使投龍於茅山燕洞石門自開廣二尺餘得古銅錢百餘及金銀環各一按茅山記梁曾通中晉陵女子錢妙真年十九辭親學道誦黃庭七年積四千言道成佩白練入洞洞門自啓至是再開輝母舅張守性棄從事郎爲黃冠受業茅山崇禧觀師號尋真見素時山中有高道劉蓑衣喜其朴茂常留在左右因有所得一向佯狂嘗導輝游燕洞且俾窮探以其語素不倫謝之仍說近入至裏見仙人對奕以新蓮相嚼方徘徊次忽念恐



知宮相尋不覺身從後戶出知宮其師也後十餘年以度牒寄其姊家飄蕩至今不知蹤跡先人以其終日浪走若有所管因卽其師號戲易曰尋覓見鬼親舊傳以爲笑是乃五十年前事一時人洞零殆盡獨輝知之併識於此

信州鉛山膽水自山下注勢若瀑布用以浸銅鑄冶是賴雖乾溢係天旱澇大抵盛於春夏微於秋冬古傳一人至水濱遺匙鑰翌旦得之已成銅矣近年水流斷續浸銅頗費工力凡古坑有水處曰膽

水無水處曰膽土膽水浸銅工必自利多膽土煎銅工費利薄水有盡土無窮今上林三官提封九路檢踏無遺膽水膽土其亦兼收其利

張懷素舒州人自號落鬼野人崇寧元年入京師至大觀元年事敗牽引士類一時以輕重定罪者甚衆呂吉甫蔡元度亦因是降責蔡嘗語陳瑩中懷素道術通神雖蜚禽走獸能呼遣之至言孔子誅少正卯彼嘗諫以爲太早漢楚成臯相持彼屢登高觀戰不知其幾歲殆非世間人也自古方士恠

誕固多有之未有如此大言者士大夫何信之篤  
惑之深耶後又有婦人虞號仙姑年八十餘有少  
女色能行大洞法徽宗一日詔虞詣蔡京京飯之  
虞見一大猫拊其背語京曰識此否乃童惇也京  
卽詆恠而無理翌日京對上曰已見虞姑邪猫兒  
事極可駭熙寧實錄亦載賜蔡州尼惠普號廣慈  
昭覺大師惠普有妖術朝士多問以禍福富鄭公  
亦惑其說

浙右水鄉風俗人死雖富有力者不辨蕞爾之土以  
安厝亦致焚如僧寺利有所得鑿方尺之地積涖  
蹄之水以浸枯骨男女骸骼殺雜無辨旋即填塞  
不能容深夜乃取出畚貯散棄荒野外人家不悟  
逢節序仍暴飯設奠於池邊實爲酸楚而官府初  
無禁約也范忠宣公帥太原河東地陝民惜地不  
葬其親公俾僚屬收無主燼骨別男女異穴以葬  
又檄諸郡倣此不下數萬計仍自作記凡數百言  
曲折致意規變薄俗時元祐六年也厚熙間臣僚  
亦嘗建議柩寄僧寺歲久無主者官爲掩瘞行之

不方今樞寄僧寺者固自若也

至道元年西南狝犴諸蠻貢方物狝犴在宜州之西  
累世不朝貢至是始通上問其吏寵光進地里風  
俗譯代對曰去宜州陸行四十五日土宜五穀人  
多食秔稻持木弩於林木間射麋鹿每三二百戶  
爲一州州有長殺人者不死以其家財爲贖王居  
有城櫛官府無壁壘止短垣而已因遣令作本國  
歌舞一人捧瓢笙而吹如蚊蚋聲須臾數十輩連  
袂宛轉以足頓地爲節上笑令罷狝犴使十數輩

從者百餘人皆蓬髮鬣向狀如猿狖使者衣虎皮  
氊裘以虎尾加於首爲上飾他悉類此輝頃從使  
節出疆北燕與渤海使先後入見當少頃於次際  
見其過前服飾詭異殆不可名狀皆忍笑不禁雖  
虜人在旁亦失聲而笑是誠可笑也

元豐六年冬祀中書舍人朱服導駕旣進輦忘設扆  
褥遽取未至上覺之乃指顧問他事少選得至乃  
登輦以故官吏無被罪者又一日羣臣方奏事垂  
拱殿見御衣有蟲自襟沿至御巾上旣拂之至地

清波雜志 卷下  
視之乃行蟲其蟲善入人耳上亟曰此飛蟲也蓋  
慮沿及執侍者聖德寬大如此

江上取魚用欄灘網日可俯拾濱江人家得魚留數  
日俟稍敗方烹或謂何不擊鮮云鮮則必腥海上  
有逐臭之夫於此益信茲謂神奇化臭腐又見故  
老言承平時淮甸蝦米用蓆裹入京色皆枯黑無  
味以便溺浸一宿水洗去則紅潤如新又歲久佩  
香以虎子覆一夕芬馥仍舊茲謂臭腐化神奇或  
云無是理答曰藥物中秋石何自而出

王荆公墓在建康蔣山東二里與其子雱分昭穆而  
葬紹聖初復用元豐舊人起吊車南知金陵時待  
制孫君字貴知歸州經從出燕待之禮甚厚一日  
因報謁於清涼寺問孫曾上荆公墳否蓋當時士  
大夫道金陵未有不上荆公墳者五十年前彼士  
之節序亦有往致奠者時之風俗如此曾子開亦  
有上荆公墓詩見曲阜集

虜敗吾趙州爲沃州蓋取以水沃火之義識者謂沃  
字從天水則著國姓中興之讖益章章云建炎初

從臣連南夫奏劄言女真號國曰金而本朝以火德王金見火即銷終不能為國家患向者黃河埽決幾至汴京都人欲導水入汴謠語云天水歸汴復見太平於此益可見遺民思漢之心

政和三年溫陵畢崇義著兩學雜記凡七十二條所書皆太學辟廡事也內一條侯彭老長沙人建中靖國以太學生上書得罪詔歸本貫綴小詞別同舍十二封章三千里路當年走徧東西府時人莫訝出都忙官家送我歸鄉去三詔出山一言悟主

古人料得皆虛語太平朝野總多懽江湖幸有寬閑處雖曰小挫而意氣安閑如此輝頃得於故老此詞既傳各齋厚贖其行亦傳入禁中即降旨令改正屬同獲譴者不一乃格後繇鄉貢竟登甲科紹興十三年再興太學榮義尚在累舉得光州助教乃據舊記益未備為八十一條更名上庠錄投進而唱和詩影妻椅辛蓋以影為妻故以椅為妾四篇疑後來附入者上庠錄嘗奏御理不應更追今五十餘年庠均之士未聞祖是編祀事實以廣

賢關嘉話者似為關典

范文正復元姓用陶朱張祿事在皆傳誦大中祥符  
五年潯陽岳 作五代史補百餘條蓋補王无之  
內相五代史關文未備者其書梁事中有鄭準性  
諒直長於牋奏成汭鎮荆南辟為推官汭嘗殺人  
亡命改姓郭氏既貴令準草表乞歸本姓其略曰  
臣門非冠蓋家本軍戎親朋之內所睚為人報怨  
昆弟之間點染無處求生背故國以狐疑望隣封  
而鼠竄名非伯越乘舟難效於陶朱志切投秦入  
境遂稱於張祿如此則前已有此聯特文正公拈  
出尤為切當云

毗陵士大夫有仕成都者九日藥市見一銅鼎已破  
闕旁一人贊取之既得叩何所用曰歸以數爐炷  
香環此鼎香皆聚於中試之采然乃名聚香鼎初  
不知何代物而致此異

頃年西湖上好事者所置船舫隨大小皆立嘉名如  
汎星槎凌風舸雪蓬煙艇扁額不一夷猶閑曠可  
想一時風致今貴游家有湖船不患製名不益新

奇然紅塵膠擾一歲間能得幾回領略煙波但閑  
泊浦嶼資長年三老閉窗戶以適晝眠耳園亭亦  
然

隣郡歲時以酒相餽問有所不免孫公之翰典州日  
獨命別儲以備官用一不歸於已紹興間周彥約  
侍郎為江東漕諸司所餉不欲卻乃留公庫迨移  
官悉分遺官屬仍以緡錢買書以惠學者自孫公  
之後朝

廷即立法制近亦屢申嚴終  
以互送各利於已不能革也

李公受虛已為天聖從官喜為詩與同年會致老倡

酬會謂日子之詩雖工而音韻猶啞爾李初未悟  
後得沈休文所謂前有浮聲後有切響遂精於格  
律輝在建康識北客杜師顏嘗言少陵麗人行坐  
中八姨真貴人數目中八字雖響覓句下字當以  
此類求之杜早從陳子高學此說蓋得於陳云

神宗廟初置買藥所初止一所崇寧二年增為五局  
又增和劑二局第以都城東西南北壁賣藥所為  
名議者謂夫元創藥局惠民之意歲得息錢四十  
萬以助戶部經費今行在所置局歲課雖視昔有

損意豈在夫羨羸其於極民瘼施實惠亦云博矣  
紹興四年復置茶馬司買到四尺五寸以上堪披  
帶馬每一千匹與一轉官舊有主管茶馬司提舉  
茶馬都大提舉茶馬三等今併廢止留其一高宗  
留意馬政因韓世忠獻一駿馬詔朕無用此卿可  
自留以備出入世忠曰今和議已定豈復有戰陣  
事上曰不然虜雖講和戰守之備何可少弛朕方  
復置茶馬司若更得西馬數萬匹分撥諸將乘此  
閑暇廣武備以戒不虞和議豈足深恃乎後又詔

吳璘軍以川陝茶博馬價珠及紅髮之類艱難之  
際戰馬爲急又曰以茶博易珠玉紅髮毛段之物  
悉痛朕心議者謂一西馬至江浙數千里遠在塗  
除倒斃外及至飼養調習久之可充被帶用者能  
有幾不正黃縣官幾許財用若夫官吏論賞增秩  
抑末耳

輝頃於池陽一士大夫處見紙上橫卷山陰圖乃葉  
石林家本人物止三寸許已再三臨寫神韻尚爾  
不凡况龍眠真筆耶前有序贊各八句詞翰皆出



石林石林文集世不見其全此贊尚慮散逸矧墨  
妙之雅玩乎當時嘗錄其文恐好奇之士雖不見  
畫而欲想像高勝今乃著於是龍巖李伯時畫許  
玄度王逸少謝安石支道林四人像作山陰圖玄  
度超然萬物之表見於眉睫逸少藏手袖間徐行  
若有所觀安石膚腴秀澤著屐返首與道林語道  
林羸然出其後引手出相酬酢皆得其意俯仰步  
趨之間筆墨簡遠妙絕一時碧林道人梵隆少規  
模伯時爲余臨寫真僞殆不辨更三十年世當不

知有兩伯時也此序也贊曰揚眉軒然意軼萬里  
亦將焉往而竟斯止日遠游者以是爲游疾走息  
陰彼將安休其二翰墨之娛以寓萬變不償一媯  
笑戢山扇袖手縱觀我行故遲豈以懷祖樂此透  
迤其三韞玉於山煒然不枯我觀此容非山澤儒  
却顧何爲東山之陟如何淮淝乃折此屐其四一  
世所驅顛倒衣裳是身何依獨委支郎從容三人  
亦躡其後人所無言聊一舉手後又見一本墓益  
失真第書四贊而亡其序

清波雜志卷之下終

笑謂山嵐醉手錦雞花  
好墨豈以對臥樂山雲  
劍外紙安朴其二解墨之數以寄萬變不謝一  
亦錄畫於而黃謀立日氣蒸昔以長為燕來表息  
味言兩印部也出氣此贊曰豈冒揮然意輝萬里

墨客揮犀卷之一

宋彭乘著

明會稽商濬校

包拯自御史直諫院危言正議傾動朝野仁廟常溫  
顏優納近侍以為難帝曰忠鯁之言固苦口而逆  
耳益有所益也設或無益亦無所害又何必拒而  
責之大聖之度慈厚若此

張相昇為御史數上封章論及兩府仁廟固謂曰卿  
本孤寒何故屢言近臣公奏曰臣安得謂之孤寒  
臣自布衣不數年致身清近曳朱腰金如陛下乃

孤寒也帝曰何為孤寒曰陛下內無賢相外無名將官冗而失黜陟兵多而少教習孤立朝廷之上此所以孤寒也帝喜而優容之近侍皆為之懼自此名重朝野

孫資政汚出帥環慶宿管城值夏州進奉使至或曰當避驛者公曰使夏國王自入朝亦外臣也猶當在某下况陪臣乎羌使遂宿白沙仁廟聞而嘉之寇萊公卒於海康詔許歸葬道出荆南之公安縣邑人迎祭於道斷竹插地以掛紙錢竹遂不根而生

滋茂殆一畝邑人神之立廟於側祠宇嚴潔祀奉甚謹今侍讀王公樂道文其事於石

王延政據建州令大將章某守建州城嘗遣部將某于軍前後期當斬惜其材未有以處歸語其妻其妻連氏有賢智使人謂部將曰汝法當死急逃乃免與之銀數十兩曰徑行毋顧家也部將得以活去投江南居程以疑查文微麾下文微攻延政部將為主是夜城將陷先喻城中能全連氏一門者有重賞連氏使人謂之曰建民無罪將軍幸赦之

妾夫婦罪當死不敢圖生若將軍不惜建民妾願先百姓死誓不獨生也詞氣感慨發於至誠不得已爲之戢兵而入一城獲全至今連氏爲建安大族官至卿相者相踵皆連氏之後也○又李景使大將胡則守江州江南未下曹翰以兵圍之三年城堅不可破一日則怒一饗人鱸魚不精欲殺之其妻遽止之曰士卒守城多年矣屍骨滿地柰何以一食殺士卒耶則乃捨之比夜率縋城走投曹翰具言城之虛實先是城西南倚險素不設備卒

乃引三帥自西南攻之是夜城陷胡則一門無遺類二人者其爲德一也何其報効之不同哉

王文正太尉局量寬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公但啖飯而已問其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視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具粥其子弟愬於公曰庖肉爲饗人所私食肉不飽乞治之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其半爲饗人所廋公曰盡一斤可得飽乎曰盡一

斤固當飽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發人過  
皆類此嘗宅門壞主者撤屋新之暫於廊廡下起  
一門以出入公至側門門低據鞍俯伏而過都不  
問門畢復行正門亦不問有控馬卒歲滿辭公公  
問汝控馬幾時曰五年矣公曰吾不省汝既去復  
呼回曰汝乃某人乎於是厚贈之乃是逐日控馬  
但見其背未嘗視其面因去見其背方知也

詩人多用方言南人謂象牙爲白暗犀爲黑暗故老  
杜詩曰黑暗通蠻貨又謂睡美爲黑甜飲酒爲軟

飽故東坡詩曰三盃軟飽後一枕黑甜餘

左傳晉使子貢謂鄭人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  
李告于寡人註行李謂行人也今人乃爲行裝爲  
行李非也

鄭希仲云凡仕官有三難一謂統十萬之衆而爲帥  
二爲翰林學士三謂宰劇邑三者苟非其材則事  
必隳廢除是三者雖宰相猶可以常才兼之

寇忠愍初登第授大理評事知歸州巴東縣時唐郎  
中謂方爲郡夕夢有人告云宰相至唐思之不聞

朝廷有宰相出鎮者晨興視事而疆吏報寇廷評  
入界唐公驚喜出郡迓勞見其風神秀偉便以左  
輔待之且出諸子羅拜唐新飾勒韉置廳之左寇  
既歸船其子極白其父曰適者寇屢目此宜卽送  
之寇果詢牙校何人知吾欲此對以十四秀才既  
而力為延譽極於孫漢榜中第由是成名

世人畫韓退之小面而美髯者紗帽此乃江南韓熙  
載耳尚有當時所畫題誌甚明熙載謚文靖江南  
人謂之韓文公因此遂謬以為退之退之肥而寡

髯元豐中以退之從享文宣王廟郡縣所畫皆是  
熙載後世不復可辯退之遂為熙載矣

今人於榜下擇壻號鬻壻其語益本諸東松尤無義  
理其間或有意不願而為貴勢豪族擁逼不得辭  
者有一新後輩少年有風姿為貴族之有勢力者  
所慕命十數僕擁致其第少年欣然而行畧不辭  
避既至觀者如堵須臾有衣金紫者出曰某惟一  
女亦不至醜陋願配君子可乎少年鞠躬謝曰寒  
微得托迹高門固幸將更歸家試與妻子商量看

如何衆皆大笑而散

舊制三班奉職月俸錢七百驛券肉半斤祥符中有人爲題詩所在驛舍門曰三班奉職實堪悲卑賤孤寒卽可知七百料錢何日富半斤羊肉幾時肥朝廷聞之曰如此何以責廉隅遂議增月俸

嘗有一名公初任縣尉有舉人投書索米戲爲詩荅之曰五貫五百九十俸虛錢請作足錢用妻兒尚未厭糟糠僮僕豈免遭飢凍贖典贖解不曾休喫酒喫肉何曾夢爲報江南癡秀才更來謁索覓甚

竈熙寧中例增選人俸錢不復有五貫九百俸者此實養廉隅之本也

潘閻字逍遙咸平間有詩名與錢易許洞爲友狂放不羈常爲詩曰散拽禪師來蹴踘亂拖遊女上鞦韆此其自序之實也後坐盧多遜黨間命捕購甚急閻乃變姓名僧服入中條山許洞密贈之詩曰潘逍遙平生志氣如天高倚天大笑無所懼天公嗔爾口叟叟罰教臨老頭補衲歸中條我願中條山神鎮常在驅雷叱電依前趕出這老怪後會赦

以助教授之官閤乃自歸送信州安置仍不懲艾  
復爲掃市舞詞曰出秋霜價錢可贏得撥灰兼弄  
火暢殺我以此爲士人不齒投棄終身

藏書畫者多取空名偶傳爲鍾王顧陸之筆見者爭  
售此所謂耳鑿又以觀畫而以手摸之相傳以謂  
色不印指者爲佳畫此又在耳鑿之下謂之揣摩  
聽聲歐陽公嘗得一古畫牡丹鼓其下有一猫永  
叔未知其精妙丞相正肅吳公與歐公家相近一  
見曰此正午牡丹也何以明之其花披哆而色燥

此日中時花也猫眼黑精如線此正午猫眼也有  
帶露花則房斂而色澤猫眼早暮則精圓正午則  
如一線耳此亦善求古人之意也

司馬溫公詩話曰魏野詩曰燒葉爐中無宿火讀書  
窻下有殘燈而俗人易葉爲藥不止不佳亦和下  
句無氣味魯直曰老杜詩曰黃獨無苗山雪盛黃  
獨者芋魁小者耳江南名曰土卵南州多食之而  
俗人易曰黃精子美流離亦未至作道人劍客食  
黃精也如淵明詩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其



渾成風味句法如生成而俗人易曰望南山一字之差遂失古人情狀學者不可不知

揚州芍藥名著天下郡國最其盛處仁宗朝韓魏公以副樞出鎮維揚初夏芍藥盛開忽於叢中得黃緣稜者四朶土人呼爲金腰帶云數十年間或有一二朶不常見也魏公開宴召二人者同賞時王禹玉作監郡王荆公爲幕官陳秀公初校尉衛寺丞爲過客其後四人者皆相繼登台輔蓋花瑞也御史臺儀凡御史上事一百日不言罷爲外官有侍

御史王平拜命垂滿百日而未言事同寮皆訝云或曰王端公有待而發苟言之必大事也一日聞入劄子衆共偵之乃彈御膳中有髮其彈詞者是

何穆若之容忽覩鬢如之狀

墨客揮犀卷之一終

